

**A couple of
pieces of writing
by Gus Chang
nearly 50 years ago**

班寶

張派成春

是去年十一月的一個晚上；夜空裏，風靜月明，繁星點點，透過樹梢的薄幕，閃動著它那晶瑩迷人的眼睛。我從頭髮那出來，神清氣爽地漫步回舍，一面欣賞著這可愛的夜色。遠遠地經過了中正堂，我注意到那兒通明的燈火，和從後面引頸望人羣。平時我不看基地的晚會；眼下的情景和那飄送而來的清越女歌聲，却動了我的好奇心，引導著我的足跡，沿著小徑，走向了後臺。

我一眼看見了「班寶」，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激動使我興奮得不得了。此時，正當她出場。經過我身邊時，我輕輕地喚了她一聲；她並沒有聽到，匆匆地上臺去了。一個念頭掠過我的腦際，我突出了外面的小小人牆，一溜煙衝向不遠的宿舍。

樓底的電燈壞了，黑得即使有鬼也看不見，但我很快的跨上了扶梯口，三級併著三級的跨上了樓。坐在床沿上，還來不及喘息，我演了一回成功嶺式的快速御裝，著裝。兩分鐘內，我將一身油膩的藍色工作服朝上一甩，換上一套配有可愛的一條橫的筆挺黃卡其，將腳下一雙沒油而發白的黑色大皮鞋，換上一雙黑色油亮的尖頭鞋。頭髮面容是適才「修理」過的，那微斜的頂上「頂帽」齊步式飛行的鏡子裏的「底存貨」——兩小包巧克力糖，可

我猜那位著黑色禮服莊重而飽壯的紳士就是林寬教授，那位穿著入時，高貴的 Lady 一定是周女士。昨天，我看見報載這兩位馳名中外的聲樂家將在嘉義公演，「班寶」替他們伴奏，却沒想到今晚會在基地有一場勞軍演出，心中直感到耳福不淺。脫實話，基地對這幾位貴賓頗有怠慢之處；除了燈光很亮，觀眾很踴躍之外，後台招待包括茶水、桌椅都極簡單，接待人員也忙著去看節目了。

我從幕帷上的小破洞向前方黑壓壓的人頭望過去，然後再將眼光壓回到舞台上。我的左方有一座鋼琴，「班寶」端坐其旁，柔和的燈光照射在她那淡粧的臉龐上，顯出一股端莊、雍容的美。她的指間溜出那些輕、重、緩、急、珠落玉盤的音韻，使我跌入一片回憶之中……

初二時，一對姊妹從省嘉女中轉學來到我們實驗八班。以後，又陸續來了三位女生。加上低年級實驗班中的轉學女生，使我們這所擁有兩三千男生的師大附中，有了將近十名的特殊女生。在班上，我們尊稱她們為「班寶」。兩姊妹陳芳玉、芳月叫做大「班寶」，或簡稱「大班」；「小一班寶」，或簡稱「小班」。此外，大班很會彈琴；小班則精通聲樂。其後來了「新班」陸海玲，有人說，她的兩腳足跡成一直線，她長於演講。還有很會游泳的「新新班」蘇麗娜和擅於文筆唸文學的「文寶」葉美美。班寶們不但多才多藝，學業成績也都名列前茅。可嘆！天地靈秀皆鍾於女子之身？

班寶們給班上帶來了異常的活力，使本班在校中出色非常。懸掛班名的木牌老只是剩單鉤而在那兒垂頭喪氣；那是因為它被大個子們比擬作籃架的高度，成天玻璃窗常被各類球藝表演者失手打破。粉白牆壁的高處會有球印、黑手印甚至奇怪的足印。在各種運動中，我們班在常能力挽頹采而得勝；那是班寶們在場的時候。各項學術比賽也經常奪標，使我們班上鋪陳獎品擱了一大堆。此外還有什麼民族舞蹈的、樂隊的……

時間的鏡頭伸縮得很快，如烟的閃爍時被那如雷的掌聲打斷。我見她施施然站起來。謝幕。下台。打我身旁經過的時候，我小聲而急促的叫了一聲：

「陳芳玉！張春！怎麼在這兒遇見你！我扶著適才的台上風采，興奮的跟你招呼；那抹著風采的眼皮下，深亮的眸子中也閃出一抹天真激動的神色。她穿的是「班寶」那雙擎天柱和身上的衣服完全相配。我一時想不出更好的話，顯不得有多俗氣，一面握手，口裏興奮地讚嘆道：

「哎呀！你好！漂亮啊！」

「看你！老同學了，還說這種話！」她又斜裏瞟了我一眼。

「又不是同學老了，我沒說錯話吧！真的，我還要真誠地祝賀你近日的成名。」

「那裏！這點薄名算什麼！」

「可是你的成功，正如其他同學的同學們的鼓舞作用，對於會因你的成功而驕傲，更能堅定自己努力奮鬥，以期出人頭地的信心。我……。」

「啊！別捧那麼高好不好？這兒還有其他的同學嗎？」

「我想沒有了。你沒想到勞了我這個軍人吧！來！對你敬軍的熱忱表示我由衷的敬意。」我掏出了糖。

「周小姐！要不要吃糖？」

「好在小姐們照例是表示不喜吃糖的。」

「林教授！好像一定要將此物推銷出手似的，她將糖擱了過去；教授接個正著。我高興也有榮幸請教授吃糖，一面將另一顆又給了她。

「謝謝你！」她將糖納入了皮包之中。

於是我被介紹和林教授、周女士握手。我的表情大概是屬於一種年輕有為，將來會嶄有出息的樣子。下身是立正姿勢，上身前傾十五度，下顎收平，兩目正視，一面恭敬與仰慕。頓感授寬大溫暖而有力的手，頓感長進不少。對周女士伸出的戴有長手套的手指，我表示我無比的與短暫的接觸，以表示我無比的虔敬。就這樣，暫時我成了周遭同志們目光的焦點，差一點就肩心出水，汗流浹背了。我但願在他們心中，能感應出一股電流，溫暖他們的心，提高大家的士氣。

我們略談一些同學們的近況。她說她將於開年元月出國進修。雖然高中畢業會中，大家總是熱絡的交談自己或別人得意和失意的事情，大家相互的關切與了解，使同學們間的距離，減低至最低限度。對於逝去的輕快日子，總有過多的希望和自負。然而，前途難下，我們的心靈常受憊傷和恐懼的襲擊，而需要很多的鼓勵或幫助，纔能使我们步向成長，步向成功！

節目不久就結束了。高級長官前來說賀演出的成功和感謝他們的盛意，並邀他們去上台留影。大班跟我再見。我在一角看他們照相。我走過去跟大班說，希望大夥兒一起照；我以為肩上的積太少，不敢去向高級長官請示，畢業典禮中，她穿白旗袍，臺大學士服坐在不遠的藥學系座位中；我就想請她會後共影留念。叫了幾聲；她沒聽見；我就算了。攝影完畢，大班跟我招呼再見。我送他們到門口，看他們上車，低聲再見。

這總歸是一次興奮有意義的邂逅，我們不再是小孩子而已長大成人，開始在社會上奮鬥。十年後，如果還能見面，就什麼知道在何時、何地，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了。

心。我……。」

「啊！別捧那麼高好不好？這兒還有其他的同學嗎？」

「我想沒有了。你沒想到勞了我這個軍人吧！來！對你敬軍的熱忱表示我由衷的敬意。」我掏出了糖。

「周小姐！要不要吃糖？」

「好在小姐們照例是表示不喜吃糖的。」

「林教授！好像一定要將此物推銷出手似的，她將糖擱了過去；教授接個正著。我高興也有榮幸請教授吃糖，一面將另一顆又給了她。

「謝謝你！」她將糖納入了皮包之中。

於是我被介紹和林教授、周女士握手。我的表情大概是屬於一種年輕有為，將來會嶄有出息的樣子。下身是立正姿勢，上身前傾十五度，下顎收平，兩目正視，一面恭敬與仰慕。頓感授寬大溫暖而有力的手，頓感長進不少。對周女士伸出的戴有長手套的手指，我表示我無比的與短暫的接觸，以表示我無比的虔敬。就這樣，暫時我成了周遭同志們目光的焦點，差一點就肩心出水，汗流浹背了。我但願在他們心中，能感應出一股電流，溫暖他們的心，提高大家的士氣。

我們略談一些同學們的近況。她說她將於開年元月出國進修。雖然高中畢業會中，大家總是熱絡的交談自己或別人得意和失意的事情，大家相互的關切與了解，使同學們間的距離，減低至最低限度。對於逝去的輕快日子，總有過多的希望和自負。然而，前途難下，我們的心靈常受憊傷和恐懼的襲擊，而需要很多的鼓勵或幫助，纔能使我们步向成長，步向成功！

